

陀思妥夫斯基短篇小說集



Fyodor Dostoevsky

陀思妥夫斯基選集
叔夜等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印

The entire cover is enclosed in a wid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leaf-like pattern. In the center is a decorative frame with a pediment at the top and a base at the bottom, both featuring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designs. Inside this fram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formal, centered layout.

陀思妥夫斯基選集

陀思妥夫斯基短篇小說集

叔夜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陀思妥夫斯基選集

9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上海造 0001—5000 冊

文光書局印行

上海虎丘路八十八號

總 0009 32 開 500 面 ¥18,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關於『陀思妥夫斯基選集』

魯迅先生在一九二六年爲窮人作的小引上，曾感嘆中國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但作品的譯本却未見。現在，又經過了二十六年的時間，這位十九世紀俄國的兼世界的偉大作家的選集工作在我國算是完成而且告一結束了。

陀思妥夫斯基的六部巨幅的長篇小說，除了魔鬼一書我們決定略去不出而外，其他五部——罪與罰、西伯利亞的囚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白癡和卡拉瑪卓夫兄弟——都已收到本集裏來了。還有三部中篇小說——窮人、地下室手記和賭徒——也收進來了。最後還收有一本陀思妥夫斯基短篇小說集。在這個選集裏可以說大體上已經顯示出陀思妥夫斯基作品的全貌了。

我們知道，近幾年來，蘇聯批評家會嚴格地批判了陀思妥夫斯基。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有一部分是不大健康的，特別是他晚年的作品中的正教宣傳是應該揚棄的，但是作爲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作爲一位資產階級社會罪惡的暴露者，作爲一

位主張推翻反動勢力的煽動家，作爲貧苦不幸的人的偉大的辯護士，他是不朽的。

在蘇聯，前年又出了他的選集。

愛倫堡爲代表授與宋慶齡先生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來中國，去年九月底曾在上海文聯座談會上特別提出陀思妥夫斯基。他說除了魔鬼一書有些偏差而外，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大抵都是極好的作品。他又說，在蘇聯，批判地接受世界古典文學的遺產已經成爲一件公認的應當的事情了。

我們要特別告訴讀者，在讀陀思妥夫斯基的偉大作品的時候，要特別欣賞他的一瀉千里的藝術手腕，他的深刻的靈魂分析，他的偉大的胸襟，他的對於無產者的同情，他的對於反動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社會的反抗，他的關於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俄國社會生活的逼真的描繪，而必須要揚棄他的一部分不健康的思想，他的偶而的描寫的歪曲，和正教的宣傳。

我們在完成並結束這一選集工作的時候，謹此介紹。並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編者

一九五二年四月。

第一夜

3

這是一個奇妙的夜晚，親愛的讀者，這樣的夜晚祇有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才可能遇到的。天空裏有那麼多星星，那麼明朗，抬頭望一望，你會不禁自問道，是否很多乖戾而反覆無常的人也能生活在這同樣的天地之間呢？那是幼稚的問題，親愛的讀者，非常幼稚，可是上帝卻常常將它放到你的心上！……講到乖戾而反覆無常的人，不得不令我追憶着那段日子裏的情景。從清晨起，我已經被一種奇怪的絕望緊壓着。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孤獨，每個人都在捨棄我，遠離我。當然，任何人都有權利問我：『這些人是誰呀？』因為我在彼得堡幾乎住了八年，可是幾乎沒有一個相知的朋友。我為什麼還需要深交的友人呢？我熟悉彼得堡所有的人們，那就是為什麼我感到他們幾乎都在離棄我的理由。當全彼得堡的人都整理行裝到他們夏日別墅去的時候，我害怕被孤單地留下，有三整天我在城裏到處徘徊，帶着難以解說的

悵，不知道自己是一回事。我走上尼夫斯基大道，走到河岸邊的公園裏，那裏，終年都遇不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們當然不認識我，而我卻認識他們。我親切地認得他們；我幾乎對他們的面孔都有研究，當他們歡樂的時候，我就高興，當他們憂愁的時候，我就煩惱。我結識了一個在每次祈禱日的同一個時候，在芬坦卡遇到的老人。他那麼一副尊嚴深思的相貌，時常揮舞着的左臂，低聲地自言自語，右手握着一根有節的、鑲着金球的長手杖。他也同樣注意我，給我溫暖的友情。如果偶然有一次在芬坦卡祈禱時沒有見到他，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會感到十分難過。因此，我們幾乎彼此傾心，特別是當我們兩人的性情都很溫順的時候。有時，當我們接連兩天不見而第三天遇到時，我們彼此認真地觸一觸帽沿，垂下手，交換着依戀的眼光，然後分開。

我並且同那座屋子也相熟。當我經過時，好像他們都跑到街心從每個窗口來看我，說：『早安！你好嗎？多謝上帝，我很好，五月裏我會得一個好消息。』或者，『你好嗎！明天我得再修飾一下：』或者，『我幾乎被燒死，受了很大的驚嚇。』等等。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敬愛的，有幾個是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個在今年夏天受

到了建築師大大的契重。爲了要看工作是否有錯誤，每天我都要去一次，願上帝保佑！但我永不會忘記那間美麗的閃耀着粉紅色光彩的小屋裏的一切。它是那樣美妙可愛的一間小磚屋，而在我看來卻很高大，對於它的醜陋的鄰居是那麼值得驕傲。無論什麼時候經過時，我的心都充滿了愉悅。突然在上星期我經過那條街而看見我的屋子朋友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一個悲哀的聲音，「他們在把我塗成黃色了！」那些惡棍！野蠻的人！他們什麼也不放過，甚至一根柱和一片屋簷都不放過，於是我的小朋友就變得像金絲雀一樣黃了。看了幾乎使我生氣。從那天起，我再沒有勇氣去訪問我那粉着天藍顏色的可憐相的朋友了。

所以，親愛的讀者，現在你可以明白，我對整個彼得堡發生了怎樣的感情！

我已經說過，在我猜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以前，我已感到了三整天的煩惱。在街上我感到很不舒服——這個走了，那個也走了，其餘的人現在又怎樣呢？——在家裏，我心神不安。有兩個晚上，我腦筋迷惑地想到底我的住所發生了什麼變故；爲什麼在裏面我會感到這樣的不安。在困惑中我仔細審看那污穢的綠色的牆，我的天花板蓋滿了蜘蛛網，這都是瑪特羅娜讓它們繁殖起來的，而且繁殖得很興旺；我檢

查了所有的傢俱，細察每一張椅子，奇怪是否我的煩惱裝在裏面（因為如果有一張沒有放在原來的位子，我便會起了懷疑）。我望着窗口，可是都沒有用……我並沒有因此而好過些！我甚至叫着瑪特羅娜來，以父親般的語氣申斥她對於平日的污穢和蜘蛛網的不在意；但她祇睜大眼睛奇異地望着我，沒有說一句話又走開了，蜘蛛網直到現在還是很安逸地掛在那裏。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發覺這是怎麼會事。噫，啊，他們都在從我這裏逃走，而要到他們的夏天的別墅去了！扔開這種瑣碎的事吧，我沒有心情來講好話……因為彼得堡從前的一切事物都變了，或者正在爲了假日而變：因為每個僱馬車的高貴可敬的先生，有馬車的此刻都在我眼前成了尊貴的族長，在日常的責任完畢之後，便輕裝出發到自己家裏的別墅去；因為每個行人現在都帶着一副特別的神氣，似乎向每個遇到的人說：『我們祇在這裏稍待片刻，先生，兩點鐘之後我們便到別墅去。』如果一個窗門偶然被雪白可愛的手打開，輕輕拍着窗，一個美麗的少女的頭伸出來了，叫賣小販的盆花——即刻，我猜想，那些花不僅買來當作悶氣城市住宅的春天的欣賞裝飾，而且他們不久下鄉時也可以一同帶去的。並且，我已在自己新的特別的研究方法中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可以從每

個人的神氣中正確的判斷他正住在哪間別墅。卡曼尼和亞笛卡斯基島或者彼得霍夫路的居民，他們那種態度的優雅，時髦的夏裝和他們駕駛進城的華貴的馬車，都被人們注意着。到伯戈羅窩或更遠的客人，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們那種正直的高貴的儀表：列克列士托夫斯基島的旅行家常常因為他們的不可抑制的愉快的樣子而被人認識。如果偶然遇到一長列貨車夫，握着疆繩懶洋洋地走着，旁邊的貨車裏，傢俱、桌子、椅子、有土耳其式樣的，或非土耳其式樣的沙發還有其他傢俱什物，堆成了大山，頂上常常坐着一個年邁的女廚子來看守主人的財產，像愛護着自己的明珠一樣；如果我看見小船載着傢俱沿着尼瓦河或芬坦卡河向黑河或島岸爬行——我看來，船比貨車重十倍，百倍。我猜想每一件東西都在搖動，每一件東西都在整齊的貨車裏被裝到別墅。彼得堡似乎將漸漸變得空曠，因此，我感到很難受，爲了沒有地方過我的假日而感到憂悶悲哀，沒有理由離開這裏。我正準備着要同每輛貨車離開，跟每個僱有馬車而有高貴外表的紳士一塊走：可是沒有一個人——完全沒有一個人——邀請我；似乎他們已經忘記我，似乎我是一個他們不認識的陌生人！

我散了好一會兒步，繼續走着，像平常一樣，忘記了自己走到哪裏，當我突然

發覺已經走到峭崗的時候，忽然我的心緒大暢，我通過了柵欄，走到許多麥田和草地的中間，不再感到疲勞，而覺得好像正在放下一個靈魂上的重擔。所有的行人都投給我一瞥友情的目光，似乎他們在歡迎我，在爲了什麼事情而歡喜。他們都抽着雪茄煙。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樂。我忽然好像已經到了意大利——像我這個半病的幾乎被窒息在城牆裏的城市人，對於自然的熱愛是異常的強烈。

在我們彼得堡的自然環境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動人心的東西，當春天到來時，她忽然發出她所有的天然的力量，她長出了葉子，用花朵來把自己裝飾得燦爛輝煌。……不知爲什麼，我總不能禁止自己想起一個柔弱的患病的姑娘，對於她，我有時同情，有時施以憐憫的愛，有時卻又一點不關心；雖然由於偶然的機會，在一剎那間她變得難以形容的可愛，豔美，動人，使人發狂，可是我又禁不住問自己，什麼力量使得這些悲哀的憂傷的眼睛閃耀着這種火光？什麼東西把血液灌注到那蒼白帶病的雙頰？什麼東西使那溫靄的容貌沉浸着熱情？什麼原因使得心胸這末起伏不定？什麼有力的東西突然將生命和美麗帶到那可憐的姑娘面前，使得她閃亮出這樣可愛的笑容，閃亮着那麼明朗的迷人的歡笑？你周圍看看，好像在找尋什麼

人，你推測……但是這一刻過去了。或許，第二天你又遇到那同樣的憂傷凝神、一點沒有改變的容貌，同樣蒼白的臉，同樣溫和怯弱的動作，甚至悔恨的嘆息，爲那一忽間的激憤而惹起致命憂傷和懊惱的痕跡……哀傷那頃刻的豔麗凋謝得太快而永不回來，而它又是那麼狡詐地、虛偽地在你面前閃動，你因爲沒有機會愛她而哀傷……

我的夜晚畢竟比白天好！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我轉回城裏很遲，當我走向自己寓所的時候，已經敲過了十點鐘，我的歸路是沿着河堤走的，那裏，在那個時刻你永遠不會碰到一個人。我是住在一個離城很遠的角落裏。我唱着歌沿着河堤走，因爲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常常自己哼着，像每一個沒有知己朋友來分享快樂的人。忽然，我發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

一個女人斜倚着河邊的欄杆，肘子擱在欄杆上，顯然在集中精神注視河裏多泥的水。她戴着一頂很動人的黃色帽子，穿着一件活潑的小黑斗篷。『她是一個少女，我敢相信她一定是黑頭髮的。』我這樣想。她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腳步聲，甚至當我帶着劇烈悸動的心，屏住呼吸走過時，她也沒有一下輕微的移動。

『奇怪，』我想：『她一定在沉思着什麼事了，』即刻，我像化石般停住了。我聽到一種細微到幾乎聽不見的啜泣。對啦！我沒有聽錯，那姑娘正在哭泣。一分鐘之後，啜泣一陣比一陣厲害了起來。仁慈的上帝！我的心沉重了。我對於女人向來很膽怯，尤其又是在這種時候！……我扭轉身子，朝着她走，如果不是從許多俄國的社會小說中知道這種稱呼，我無疑地一定叫出『夫人』了！這種考慮阻止了我。但當我正尋覓着話頭時，她獨自走開，朝四下望了一望，垂下眼睛，溜過我的身旁，沿着河堤走去。我立刻尾隨着她；但她揣度出我在後面跟隨，便離開河堤，橫過馬路，沿着舖道走。我不敢橫過馬路去跟她。我的心情忙亂得像一隻被捉的小鳥。就在那時，一個機會又幫助了我。

沿着舖道的同一個方向，離女人不遠的地方，忽然走來一個穿着晚服的、上了年紀的男子，但是儀態並不高尚；他正在搖搖欲倒地、小心地倚牆走着。那姑娘像枝箭樣筆直飛跑，帶着怯懦的、迅速的、像一般姑娘一樣不需要任何人在晚上自願效勞陪同她們回家的心情；無疑地，這個搖搖欲倒的男子不會追隨她，如果我的幸運沒有提醒他的話。

突然，沒有說一句話，那男子急速向那不知名的姑娘直追，她風一般向前直跑，但那搖擺的人已經追到她了。姑娘迸出一聲尖叫，於是……我祝福自己的幸運。幸虧右手中拿着一根很好的有節的手杖。一閃眼間我已經走到那人行道的另一旁，一剎那之後，那冒瀆的男子明白了他所要做的事不可能了，他一個字也不說地走開，在我們離得很遠時，他用很不好聽的話大聲的對我抗議，但他的話我們並沒有聽清楚。

『讓我挽住妳的臂膀，』我對姑娘說。『這樣，他再不敢煩擾我們了。』

她挽着我的臂不說一句話，仍然帶着激動和恐懼的顫慄。啊，不速的先生！這時我是怎樣地爲你祝福啊！我偷偷瞧她一眼，她很動人，而且是黑頭髮的——我沒有猜錯。

在她黑色的睫毛上依然閃亮着淚珠，是由於剛才的恐怖呢，還是由於以前的痛苦——我可不知道。但同時也有一絲微笑掠上她的唇皮。她也偷偷地瞧了我一眼，羞澀地紅了臉低下頭來。

『喂；你看；爲什麼你要把我趕開？如果我在這裏，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不認識你；我想你也……』

『哦，你現在認識了我嗎？』

『一些些！現在，譬如說吧，你爲什麼顫抖？』

『嘿。妳第一次就猜得真對！』我回答。很高興她竟是個聰明的姑娘，又是那麼漂亮。『對了，祇要看一眼便可以猜出我是什麼人。的確，我見了女人很害羞，我不否認我很慌亂，像一分鐘前那紳士恐嚇妳一樣。現在我有點害怕。那好像一個夢，在睡眼中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跟任何女人談話的。』

『什麼？真的？……』

『不錯；如果我的臂膀顫抖，那是因爲它從來未被像妳這樣可愛的小手挽過。我對女人完全是疏遠的；也就是說我根本就不習慣跟她們在一起。妳看，我是孤單的……我甚至不知道應該對她們說些什麼。我現在真不知道我有沒有跟妳講過什麼蠢話？坦白地告訴我；我預先向你保證我是不輕易見怪別人的？……』

『不，不，沒有什麼，恰恰相反，假如你原諒，我可以坦白的說。我告訴你，女人正喜歡男子這種羞怯；你如果想知道更多些，我也歡喜這種害羞，我不會趕開

你，直到你把我送到家。」

『妳使得我，』我開始說了，歡欣得屏住了氣，『消失了我的羞怯，那麼我也完全丟掉那些手段……』

『手段！什麼手段——爲什麼呢？那可壞了。』

『請妳原諒，我很抱歉，這祇是我的舌頭一時滑錯了；但妳怎麼能夠希望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候沒有渴望……』

『想被人家歡喜，呃？』

『對了；但爲了上帝的原故，施點恩吧。想想我是什麼人！我二十六歲，可是從沒有愛過任何人。我怎樣才能說得好，說得圓滑，而且扼要呢？我公開地告訴妳一切，那會使妳較好些……當我的心正在說話的時候，我不會默不作聲的。哦，不要緊……相信我，沒有一個女人，從來沒有，沒有，沒有任何知己的朋友！每天祇是夢想，總有一天會遇到什麼人，吶，如果妳知道我常常是用這種手段來戀愛的……』

『什麼手段？跟誰？……』

『啊，沒有跟誰。跟一個幻想，跟我夢中見到的人。我在夢中創造我的完整的戀愛。咳，妳不了解我？當然這是真的，我曾經遇見過兩三個女人，但她們是哪類女人？她們都是女主婦，所以……我想一定使妳發笑，假如我告訴妳我好幾次想說話，祇是想說說話，對一些在路上的貴族的婦人，當她獨自一個人時，我很需要講；當然是膽怯地，熱情地，恭敬地向她講；告訴她我正在排遣寂寞，請求她不要將我趕開；告訴她，我沒有什麼方法能瞭解任何女人，女人有責任不要拒絕像我這樣一個不幸的人的怯懦的祈求。事實上，我所要求的就是這些，她會像姐姐般同情地跟我說幾句話，不拒絕我；而且會信任我，聽我說話；也許高興時她會笑我，鼓勵我。對我說兩句話；祇祇兩句，即使以後我們永遠不再相遇！……妳在笑了；我也就是爲了要妳笑才對你說……』

『不要煩惱，我笑你，因爲你做了自己的敵人，如果你肯試試，你必定會成功的。事情雖然是發生在街上，越簡單越好……一個好心的婦人，如果她不笨，或者在這個時候不生人家的氣，那麼，她是，不會不跟你說兩句你膽怯地祈求的兩句話而就趕開你的……但我在說些什麼？當然她會把你看成一個瘋人。我自己是這樣判